

心理大师揭秘

最古怪案例

The Mummy at the Dining Room Table:
Eminent Therapists Reveal Their Most Unusual Cases

【美】Jeffrey A. Kottler & Jon Carlson◎著
张弘 葛艳红 卢玲◎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The Mummy at the Dining Room Table:
Eminent Therapists Reveal Their Most Unusual Cases

心理大师揭秘最古怪案例

【美】Jeffrey A. Kottler & Jon Carlson◎著

张弘 葛艳红 卢玲◎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大师揭秘最古怪案例 / (美) 科特勒 (Kottler, J. A.) 等著; 张弘等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019-8980-5

I. ①心… II. ①科… ②张… III. ①心理咨询—案例 IV. ①R3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10131号

版权声明

THE MUMMY AT THE DINING ROOM TABLE: EMINENT THERAPISTS REVEAL THEIR MOST UNUSUAL CASES

Copyright: © 2003 by Jeffrey A. Kottler and Jon Carl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SSEY-BASS, a wiley Imprin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总策划：石 铁

策划编辑：李蒨苒 郑晓辰

责任终审：杜文勇

责任编辑：戴 婕 李蒨苒 郑晓辰

责任监印：刘志颖

出版发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东长安街6号，邮编：100740）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1000 1/16 印张：22.50

字 数：224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19-8980-5 定价：45.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8-5581

读者服务部邮购热线电话：400-698-1619 010-65125990 传真：65288410

发行电话：010-65128898 传真：85113293

网 址：<http://www.wqedu.com>

电子信箱：[wanqianedu@yahoo.com.cn](mailto:wانqianedu@yahoo.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邮购）联系调换

081114J6X101ZYW



前 言



尽管可能认不出书中任何一位主人公（他们的真实身份已被煞费苦心地隐藏起来），但大家肯定能从他们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案例中的人们都曾遭遇过痛苦和非同寻常的挑战，我们在生活中都可能会遇到这些。与众不同的是这些人面对生存困境的方式：他们与恶魔周旋抗争，面对逆境不屈不饶，并最终在优秀的心理治疗师的爱心和关怀下交到了好运。

书中的故事确是不同寻常、令人匪夷所思的，然而它却不是一本旨在记录人类最怪异行为的书。实际上，书中所收集的是一些有关心理治疗关系的故事——这种治疗关系让来访者和治疗师本人都发生了转变。故事中充满了同情和爱，展示出心理工作者为工作而做出的奉献。这也不是一本旨在将治疗师们描绘成英雄的书（尽管那些至今依然健在、最了不起的大师们令人吃惊和极富创意的治疗策略在书中随处可见）。这是一本赞美和歌颂人类勇气的书。书中的主人公虽然被迎头击来的生存难题压得难以承受，但他们却经过自身的奋战，始终如一地信任那些帮助自己的医生，最终摆脱困境并赢得了生存的挑战。

为什么挑出了这些案例？

在人类行为的领域中，那些异常而又富有挑战性的案例对我们来说实在是见怪不怪了。这些案例中的相当一部分不但对心理治疗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兴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安娜·O案例则是心理分析发展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一例。在这个案例中，安娜·O这位年轻女性视力模糊、

吞咽困难，并且右臂还瘫痪了，然而这些却并非出于身体的原因。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事约瑟夫·布鲁尔发现自己正面对首例歇斯底里症挑战的同时，也被安娜身上的种种怪异表现所吸引，并为之着迷。

再就是那个西比尔案例，这个首次被记录在案的关于多重人格障碍的故事不但变成了畅销书，而且还卖疯了。然而，并非只有临床心理医生才对这位身上具有十六种截然不同人格的女人感兴趣，他们还希望了解治疗师是如何设法应对这个挑战的。为了迎合人们的消费口味，其他这类书籍当时也随之跟风而上，为大众提供了各种充满奇异案例的读物。那个错把妻子当帽子的男人的案例则为整个出版业催生出众多有故事的人——他们个个神经兮兮、心理怪异或存在行为障碍。

为什么选中了这些心理治疗师？

作为群体而言，治疗师是阐述最为清晰、口头表达最为清楚明了的一群人。作为一门职业，他们接受的是全面系统的培训，对于甄别人们交流沟通中所产生的细微差别具有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在概念理解和人际关系方面富有经验。心理治疗师们是一群出众的交谈者和专家，他们能够以人们听得懂的措辞和话语深入浅出地解释复杂的想法和观点。说到底，心理治疗师们赖以生存的本领就是说服人们去做那些他们本不愿做的事、放弃那些曾经坚守了一生的神圣（但却是自我毁灭性的）信念。

让我们再想想这个职业群体中仅占百分之一的那些人——那些阐述更清晰、表达更明确的人。这是一些业已提出自己的理论并为他人所追随的人，这是一些业已出版了书籍和手册并据此对其他医生进行指导的人，这是一些你在访谈节目中见到的、在文章中读到的或在电台采访中才能谋面的一些心理治疗师。他们是这一专业领域中最优秀、最聪明的成员，是这个职业中最睿智、最机敏、最能够有效处理人际关系的代表人物。在这本书中，你将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们所收集的故事来自三十位最杰出和最受尊敬的心理治疗师。他们生活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接受的是不同的心理培训和教育，譬如精神病治疗、心理咨询、家

庭治疗以及社会工作等众多方面。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包括精神分析、行为认知、建构主义、女性主义、人本主义、系统疗法以及其他各种疗法。然而大致说来，书中的许多治疗师其实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心理学理论，并且几乎人人都创造出了各自的疗法。他们所编写的许多著作也因此成为该领域中的重要书籍，指导着其他所有治疗师的工作。

在这本书中，你将有机会听到这些当今最伟大的理论家与心理学家的声音，听他们讲述那些最为离奇的案例。在每个故事里，你不仅能够非常贴近地看到故事的主人公所选择的种种抗拒生存逆境的独特方式，而且还能窥见到我们这个时代那些最了不起的思想者是如何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局面、如何为来访者排忧解难并让他们得以从眼前的生存困境中解脱的。你还能前所未有地了解到治疗师是如何对待自己那些最难缠棘手、最具挑战性的来访者的。在阅读本书的同时，你也将对人类的生存苦难产生更为深刻的了解。

从不同寻常到异乎寻常

一开始着手收集这些故事，我们就马上意识到，实在没有什么通用的方法可以用来构建这些访谈或每个章节。刚开始时，我们的确准备了一份采访草稿——我们甚至还把可能提出的问题编成表格，提前发给了每位参与者。我们认为这种抛砖引玉的做法其实相当明确：把你所接触到的最不寻常的案例讲给我们听。我们期盼听到人类行为中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而我们也的确听到了它们。然而有些治疗师却另辟蹊径、选择了其他的方式回答我们的问题：他们并没有把自己讲述的重点放在来访者那些最为异常离奇的性格特征上。而在另外一些案例中，让人最为印象深刻的与其说是人们的种种怪异行为，不如说是当来访者发觉自己身处异常时采取的那种惊人和机智的应对方式。

书中的每个访谈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访谈不光按我们的引导对拟定的主题进行了探讨，而且也任凭大师的思绪飞扬、探讨其所思所想。鉴于我们是在与一些极

富主观和善于表达的人共事，所以想让这个访谈项目按我们的初衷发展并非易事。然而这也意味着，每一章都将因此与众不同：不同的素材、不同的风格和结构，各有千秋。有些治疗师在访谈中彻底放开，轻松灵活并且随意；另外一些人则已事先写好案例，并希望在探讨开始之前念给我们听，还有些人则一定要按事先准备好的议程开始着手工作。

真正让我们吃惊的却是这些治疗师对我们谈论主题的不同理解，那真是多种多样、各有高见。最初我们解释说，我们想要收集的无非是一些他们曾接触和治疗过的“异常”案例。然而“异常”这个词在他们中间却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大家无一例外都对它没有产生共鸣。一些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倾向于用“令人难忘”这种说法来描述自己的案例；另一些人则愿使用“离奇怪异”这种更具描述性的词。其他治疗师对这两个词都不采用，而是用“纠缠不放”“挥之不去”“难以忘怀”“有趣”“离奇”等加以形容。总之，不管我们选择什么词，它们都极有可能被调换成其他的。

书中所有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来访者被贴上什么特定的标签，他们的临床病症都是在治疗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起挑战的。所以，这些故事不仅是来访者痛苦体验的发展记录，也是治疗师富有创造性的经历的验证。在某些情况下，有些案例直接引发了某种理论的发展和形成的过程。

一些说明

为了保密并使书中主人公的个人隐私得到保护，我们已经竭尽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有些情况下，案例中的主人公已经过世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治疗师已获得了来访者的许可，允许谈论其个人情况。尽管如此，为了掩饰这些来访者的真实身份，书中所有案例中来访者的姓名、身份等已被变换更改，某些特征和背景设置等也进行了更换。这是因为医生和治疗师的首要从业准则是不应对来访者造成伤害。假若我们的来访者发觉自己与故事中的主人公颇有几分相似，希望他们应当为此感到荣幸：在这些心理治疗师的生活和工作中，自己竟然曾经占有如此重要的一席

之地。

我们希望这些故事传达出了治疗师们对来访者的同情和关爱。倘若某些参与者的话说得有些愤世嫉俗或有所指摘，抑或存在取笑嘲弄他人之嫌，我们希望对这种过头的事情承担起全部责任。事实上，正是我们在同事和朋友们中营造的那种随意、那种松弛和有趣的环境才让这些访谈披露出真实状况，具有深刻的见解和洞察力。

对于读者来说，大家会觉得自己正在倾听的是发生在那些相互信赖的同事之间的亲昵无间、最为私密的交谈；希望这种荣幸能够有利于大家更好地理解案例的来龙去脉和当时的境况。事实上，心理治疗师之间谈论那些最为异常的案例就像水暖工、会计师和外科医生们谈论自己的工作一样，而这也正是任何职业中的专业人员能让自己的工作更上一层楼的重要方式——人们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可能发生的变化中汲取养分、进行学习，并相应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使其更加适应未来的需要。

书中所有的故事都是完全真实的——尽管它们听起来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虽然其中的某些对话已被重新组织，但案例中的精髓和实质、那些人们应当汲取和学习的东西依然保留其中。

致谢

在此谨向我们的第三方合作伙伴阿兰·林兹勒表示感谢。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他运用自己身为治疗师的机敏和编者的技巧将这些故事打造为产生了强大转变的传奇。

在此谨向我们的代理人琼·尼葛尔致谢。

我们向劳丽·约翰逊表示感谢。她转录处理了本书的全部访谈，回复了我们与参与者之间的大量往来信件。

我们谨向为本书提供案例资料的人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这些世界上最优秀的治疗师、最杰出的理论家——感谢他们奉献出时间接受访谈，对书中的章节加以审阅。他们为本书所做的贡献和努力没有收取分文报酬，也没有收取任何原创稿酬。他们唯一收到的回报就是在给我们讲述案例中那些令人不安的方方面面时所获

得的对自己工作的享受。他们之所以参与这个项目，是因为这些治疗师和理论家们坚信，人们一定能从这些最不寻常的案例中学到很多。

最后，我们谨向故事中的主人公们所展现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决心致敬。他们在生存困境中寻求帮助，并将这种帮助留存在生活中，因而常常能够战胜巨大的困难，从创伤中恢复元气。他们不仅为我们展示出了人类行为中令人吃惊的多样性，而且表现出了人类强大的顺应能力，这种能力能帮助我们中的任何人超越眼前的局限，从而得以发展和成长。

杰弗瑞·科特勒

于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海滩

乔恩·卡尔森

于威斯康辛州日内瓦湖畔

目录

| | |
|---|-----|
| 01 Jeffrey A.Kottler : 想把鼻子割掉的男人 | 001 |
| 02 Jon Carlson : 餐桌旁的木乃伊 | 015 |
| 03 Frank Pittman : 布吉·比的口欲滞留 | 027 |
| 04 Arnold Lazarus : 进退两难的恋母情结 | 041 |
| 05 William Glasser : 从垃圾箱中觅食的冲动 | 051 |
| 06 Domeena Renshaw : 需要教会许可的“小弟弟” | 063 |
| 07 Violet Oaklander : 和囊鼠蛇与角蜥蜴一起的心理治疗 | 071 |
| 08 Harville Hendrix : 扔不掉的垃圾 | 081 |
| 09 Scott Miller : 精神病房里的终结者 | 095 |
| 10 Insoo Kim Berg : 和鬼魂生活 | 107 |
| 11 Michael Yapko : 一个本该沮丧和绝望的女人 | 119 |
| 12 Albert Ellis : 一个痛恨所有人和一切事的女人 | 131 |
| 13 Bradford Keeney : 一个看不到幻象的巫师 | 143 |
| 14 Susan Johnson : 一个用自杀方式验证丈夫对自己的关心的女人 | 155 |
| 15 Ernest Rossi : 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门票被那位做催眠的医生找到了 | 167 |
| 16 Arthur Freeman : 来自地狱的律师 | 177 |

| | |
|---|-----|
| 17 Robert A. Neimeyer : 为一位抄表员重新搭建起记忆的七巧板 | 191 |
| 18 Pat Love : 紧急催眠找到汉堡店的三只手 | 205 |
| 19 Samuel Gladding : 美女和恶魔 | 215 |
| 20 Gay Hendricks : 背痛中隐藏的秘密 | 227 |
| 21 Howard Kirschenbaum : 一个希望心理医生成为别人 的病人 | 237 |
| 22 Joel Bergman : 穿燕尾服的新娘和穿婚纱的新郎 | 249 |
| 23 David Scharff : 走出迷失记忆的阴影 | 261 |
| 24 Howard Rosenthal : 下水道井盖、游乐场和牧师的 性关系引发的惊恐障碍 | 273 |
| 25 Jay Haley : 一位年逾 82 岁的妓女 | 281 |
| 26 Stephen Lankton : 幽灵救了他一命 | 289 |
| 27 James F.T. Bugental : 他永远都只能是黑人 | 301 |
| 28 Michael Mahoney : 我不介意当镜子里那个人 | 305 |
| 29 Laura S. Brown : 3 岁的酗酒者 | 317 |
| 30 Donald Meichenbaum : 每个父母最大的噩梦 | 325 |
| 31 Peggy Papp : 第三种性别认同 | 331 |
| 32 Len Sperry : 变身大象的小岛上校 | 341 |

想把鼻子割掉的男人

杰弗里·科特勒 (Jeffrey A.Kottler)

诊疗室里空空荡荡，只有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屋子的一角有个洗手池，只看这里的话，这间心理诊所倒更像是个医院。我是个医科学生，正怀着巨大的渴望准备开始第一天的实习。

生平第一个患者就要来了，我不是一星半点的紧张，尽管已经当了好几年心理顾问，但要知道，我的委托人多是孩子和大学生，而现在我要应对的是真正能严肃思考问题的人。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患者正被护送来诊室，他边走边弄出一种叮铃铃的响声，就像他是个被铁链锁住的囚犯。事实上，情况跟我的感觉还真没太大出入，他的脖子和手腕上缠着一圈又一圈的珠链和铁链。

我做了个深呼吸，准备倾听这第一个患者的故事。这是我事业的新起点，我一定要尽全力做到最好。我真希望能解决他的问题，可是万万没想到，他的表现跟我的预期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白大褂

“那么，”我用最友好的声音开始这段对话，“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唔，医生，你能不能管管这味儿。”

“味道？”他看上去非常焦虑，不过我不太确定他在说什么。

“嗯，你不觉得？‘糟吐’了。”

“‘糟吐’了？”我小心翼翼地按照他的发音又说了一遍这个词。

“‘糟吐’了，嗯，就是糟。”

“哦！糟透了，你的意思是糟透了？”

我不由自主地激动了起来，连声音都抬高了，因为我总算搞清楚他在说什么了。我既不是医师，也不是毕了业、货真价实的心理学家，我只是个实习生。尽管如此，为了表示对我们的尊重，院方还是让我们穿上了白大褂。我衣服的口袋上还绣着个医师的名字。他早就不干了，走时没带上这衣服，真是太“善良”了。必须得承认，这件白大褂倒还真让我有了一点点归属感。可我还是很紧张，可能比坐在我面前的这位患者更甚。

他的皮肤很黑，里三层外三层地穿着丝毫不搭调的衣服。条纹衬衫、棋盘格短裤、马甲、配错对的袜子，当然，还有那些珠链和铁链。看起来这身打扮是他随机从衣橱里拽出几件套在身上的，也许就是这么回事。

虽然他的外表很引人注目，甚至可以说“富丽堂皇”，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他那一头穿了珠子、编成一排排辫子的头发。他看上去像个非洲人，或许是像牙买加人，但他的口音是地地道道的弗吉尼亚乡村口音。这并不稀奇，毕竟我们就在弗吉尼亚，但奇怪的是他说话时总是大喘气，脸看起来有点扭曲，喉咙时不时地上下吞咽着，貌似就快要窒息。由于这是我第一天开始工作，我实在不知道如果他晕倒的话该怎么叫人来帮忙。我想起电视里好像是叫“蓝色警报”，但也许那只适用于心脏停搏。

“你说有股糟糕的味道……”课本里讲——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就重复你听到的话，我显然是个好学生。

这个男人只点了点头，一头串珠小辫叮当作响。

“哪种味道呢？”我试探着问道。模仿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但是我只闻得到医院的消毒水味和自己努力想要处理好这第一个患者而急出的一身汗味。

“你闻不到牛……声？”

“牛……声？”我绞尽脑汁想弄明白牛声是个什么东西，却没发现原来他是被牛的味道折磨着，而“……声”其实是他在叫我的名字——“医生”。这问题严重地困扰着他，以至于他没法专心做任何事情。

我尽力搜集着他的基本信息——他叫马尼，住在一家离镇上很远的农场里，不常进城，但最近他心烦意乱，什么都干不了。

“那么，”我顿了顿，试图明白他想让我干什么，“你在农场里闻到牛的味道？”

“‘当能闻到农场’，它们在。”

“我懂了，”我说，其实我一点都不懂！“牛就在农场里。”

不幸中的万幸，我的导师没在一旁监督——这实在太丢脸了。我已经跟患者谈了15分钟，但截止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就是，他在他住的农场闻到牛的味道。农场当然有牲畜，显然这个发现没什么用处。

“到处都是牛，”马尼描述着，“哪儿都能闻到。”

“现在也能闻到牛的味道？”

马尼失望地望着我，就好像他故意让我知道：我让他失望了。显然他希望我也能闻到。

我终于有了点头绪。他的痛苦源于他脑中长期虚构的关于牛的感觉。听起来他应该找耳鼻喉专家来解决，至少也该找个神经科医生。但肯定有什么驱使他来到我们这里，坐在了我的面前，也许所有身体方面的因素都已经被排除了吧。

我深深吸了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也确认了诊室里完全没有牛的气味。

“你需要我怎么帮你？”我问马尼，尽量表现得热情，至少这我还做得到。

马尼看着我，表情像看一个傻瓜，他摇了摇头，显然觉得我很迟钝。“医生，”他小心翼翼，生怕我不明白，说道，“我想让你把我的鼻子割掉。”

“你想让我把你的鼻子割掉？”我觉得这真愚蠢，不是我们谈的内容愚蠢，而是我，因为我对于怎么帮助这个可怜的备受折磨的男子，没有一点头绪。

马尼看着我，心平气和地点了点头。我仿佛被缠绕在他发梢的铁链钉住了。我们坐在这里，彼此都在衡量着对方，可我实在搞不懂他脑袋里在想些什么，我罗列着种种可能，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为他安排切除鼻子的手术？请个神经科医生来会诊？进行一个心理评估？想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就是心理评估师，我就是那个应该评估他的精神状况、拿出治疗方案、让他的抑郁症状得以缓解的人。我愿意做很多事来帮助他们，尤其是为我的第一位患者，可是割掉鼻子万万做不到，更何况我没权力这么做，虽然我身上穿着白大褂，名字前面有个“医生”的头衔。

显然，这个男人持续的嗅觉失调是有某种心理原因的。如果这种现象没有医学原因的话，它必定有潜在的情绪问题或感情创伤存在，这我还能看得出来，只是我只有区区几次见患者的机会，怎样在这短短的几次会面里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呢？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 25 年前，在“短程疗法”还没出现的时候，我们只能做些评定，给患者点心理“创可贴”，然后送他们回去面对现实。切除患者的鼻子在医院的评定委员会看来一定是最直接最果断的方式。但是尽管看起来很有吸引力，我还是记得自己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我喜欢玩侦探游戏，发掘事情的真相。不同的是，弗洛伊德即使没有几年时间来解决难题，至少也有几个月，而挑战我的是，我只有这短短的几次会面机会。幸好每次会面都预约了双份时间——90 分钟，我才有时问了解得更深入一些。

秘密

“能不能跟我说说你的工作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开放式，没有固定答案。我不知道该拿马尼怎么办，决定是时候了解一下他的现实世界了。很明显，想从根本上解决他的嗅觉失调，我需要更多的信息。

“住在农场里。”马尼的答案简洁得不能再简洁。

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我问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他到底住在哪，跟谁一起住，做什么工作，喜欢什么娱乐。我了解到：尽管他已经 25 岁了（我偷偷看了眼他的医疗记录，因为从他的外表实在难以判断他的年龄），马尼还是住在家族的农场里。他们的食物是自己耕种的，也种些庄稼用于买卖。他们有鸡，当然，还有奶牛，我猜就是牛、牲畜。作为一个生在底特律、长在底特律的城市男孩，农场里的生活让我觉得新奇，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绿色田野》前，我压根不知道农场是什么样子。

马尼一直生活在农场里，他看上去很幸福，也许有点与世隔绝（最近的邻居其实一点都不近）。他的工作就是放牛，把奶牛带到牧场去，晚餐后再带它们回来。这期间，他有大把的时间在周围闲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一点他说得很粗略，所以我又问道：

“那么，马尼，你还有什么娱乐呢？我是指，除了和家人在一起。你有女朋友么？或者什么其他的事可做？”

马尼耸耸肩，低头看着地面，摇了摇头，抬起头看了我能有 1 分钟，然后再次移开了他的眼睛。这个信号代表什么呢？我该继续深究下去，还是就让这问题停在这儿？我不知道。

虽然我知道，肯定有什么。

尽管马尼的穿着很反常，但他并不是个没吸引力的男子。事实上，他身材健美，长相让人印象深刻，况且还是在最该约会的年纪，所以绝对有理由再深入了解一下他的爱情生活。

“那你没有女朋友？”

他又摇了摇头，看起来更加确定。一头串了珠子的小辫有节奏地前后摇摆，看上去很漂亮。我甚至想第三遍问这个问题，好再看一次这表演。

“马尼，你有事瞒着我。”我冒险问他。在我们的谈话里，这是他第一次缄口不言。在这之前，不管我问什么，不管是怎样的冒险，他都有什么说什么，但现在他退却了。我能感觉到，我能看到明显的证据：他修长的双臂紧抱着，身体向双膝倾斜，好像这样就能尽量避免暴露在我的刺探中。

“我‘唆’了我没‘绿’朋友！”马尼抬高的声音让我第一次大吃一惊。尽管他看起来很温和，我还是偷偷看了眼逃到门口的最短路径。

“我听见了，马尼，”我放软口气，“我就是希望你明白，你想谈什么都可以，任何事都行。”

这故事现在讲述起来，貌似是以有逻辑有顺序的方式进行的，而我正按照设定好的系统来解码任何隐藏在背后的秘密。但实际情况是，我只是个新手，就算是个满腔热情的新手吧，我也只是误打误撞，想到什么就问什么而已。也许是运气，也许因为这份坚持不懈、这份真诚，我终于更完整地知道了点马尼的生活。比起我想了解的关于他为什么没女朋友的问题，我知道了更多。但是关于这份工作，我所知道的是，一旦打开了一扇门，你将别无选择，只有穿过它。因为我坚信，我们已经找到了关键所在，他的问题的源头。

看上去马尼已经厌倦约会好久了。他跟一个邻居见过几次面，跟一个某次去镇里的路上遇到的城市女孩出去约会过几次。这几次约会不能说让人扫兴，但他觉得总体令人沮丧。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马尼解释说，对待女孩子总得小心翼翼，得跟她们说甜言蜜语，得给她们带礼物，得领她们出门，在她们身上花钱。即使这样，在她们身上投入了这么多时间和金钱，还是不能确定男人到底走没走“桃花运”。我想他用的不是“桃花运”这个词，但是肯定是什么其他的关于两性少见的委婉说法。

我最近刚刚结婚，马尼和我又差不多大，我自然对他的困境很同情。我能清楚地记得那些例行公事的约会，既伤脑筋又费力，就为了能接近自己喜欢的女人。我